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一七四冊

方輿彙編

職方典

梧州府部

潯州府部

南寧府部

(卷)

一四一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四

一四五 一四六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目錄

梧州府部彙考七

梧州府徭獞峒蠻考

梧州府部藝文一

讓容州表

再讓容州表

爲容州寶中丞謝上表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漫泉亭賦

六賢堂記

勾漏山寶圭洞天十洞記

靈寶觀

寶圭洞

白沙洞

韜真觀

王虛洞

巫山寨

玉田洞

普照巖

獨秀巖

金龜山

遊勾漏後記

重修鬱林州城記

重修藤縣城記

冲霄山記

梧州義田記

友清堂記

浮金亭記

陳鑑

韓維

程文德

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

梧州府部彙考七

梧州府徭獞峒蠻考

漢

安帝元初三年蒼梧鬱林蠻反遣侍御史任遠討之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云云

三國吳

魏延康元年吳交州刺史呂岱討鬱林蠻

按三國吳志吳主傳不載按呂岱傳延康元年岱代步騭爲交州刺史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

唐

代宗大曆年容管經略使王翊獲賊首梁崇

率容州平

按唐書代宗本紀六年三月王翊敗梁崇率平容州

按府志王翊大曆中爲容管經略使初蠻獠梁

崇率軍問等煽亂容州前經略使崔衛治稱

翊曰我容州刺史也必得容乃正即出私助

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皆感奮不數月斬賊

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

勉不許翊曰大天師至臣願下書州縣賜聲

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乃移書

義藤二州刺史綽皆進討卒破賊擒梁崇率悉

復容州故地捷聞詔貶順州刺史凡百餘戰擒

首領七十復遣將李實等分討西原平鬱林諸

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

元

世祖至元年安撫司朱國寶招降黎戶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按府志至元間朱國

寶以管軍萬戶鎮守梧州路安撫司事開誠示

義降黎民三千戶蠻峒三十所

明

孝宗弘治年懷集知縣區昌安抽諸徭屯種

按府志懷集銅鐘古城下帥湯水黃潭麻蕉石

角金鵝松柏諸山岡徭獞雜居與清遠之大羅

連山之上帥馬鹿陽山之蕭陀白芒賀縣之深

壩開建之白蓮水瀉互相結援肆劫爲民患久

矣弘治間懷集知縣區昌遣人齎榜招之又徭

首黃法清管領耕種

世宗嘉靖十一年征七山徭不克

按府志十一年征七山諸蠻六埔思連攬田古

磊等七山壤接蒼藤徭民唐宗欽等恃其險衆

出劫仁封須羅等鄉督府陶諸調兵萬餘分二

第一七四冊 之〇一葉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梧州府部

古八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梧州府部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梧州府部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梧州府部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五卷梧州府部

哨進剿賊覺先通兵還

三十一年總督應檳征七山搖平之

按府志三十一年復征七山賊七山三十七集

據蒼藤岑之中周遭二百餘里屢征不服總督

應檳與參政張謙定計調兵以左參將王龍右

恭將朱昇分統之伴爲西征兵至潯州旋師兼

程而進晨及賊境賊覺始奔乃下令曰賊今據

高其勢方銳不宜仰攻但使不得逸候其敝擊

之可破也賊果窘飢死強半擒斬二百八十餘

級遂籍其田廬

三十二年七山搖復叛

按府志三十二年七山搖會盤宗昌叛分守參

政鄭綱討平之

神宗萬曆四年七山搖來歸納之

按府志四年七山下城連城北科諸搖歸順諸

搖畏羅旁兵威願歸就編民計田入賦

萬曆六年賊首潘積善等作亂總督凌雲翼諭

降之

按明外史土司傳萬曆初岑溪潘積善與六十

三山六山七山諸搖據山爲寇居民請勦會

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翼先以檄曉積

善積善願歸降輸賦乃貸其死且以其子入學

時七山爲蒼藤汛地北山爲容縣北流中衝北

科爲六十三山咽喉懷集爲賀縣諸村出入之

所因立五大營管六百人合得三千人說參將

及屯堡三十治焉
按府志六年三月六十三山種賊潘積善等乞

降許之移梧潯參將駐連城始置五鎮

萬曆十二年總督吳善調兵討梧州諸搖平之

按明外史土司傳懷集搖嚴秀珠與車廷惠諸

酋雄據十五寨環二百餘里爲州縣患官軍屢

討之盤互如故往往相結諸峒蠻劫掠村民皆

遁走都御史吳善檄總兵戚繼光徵官兵及羅

定泗城都康諸土兵分五道命參將戴應麟等

擊金鷄松柏諸寨斬秀珠等時鬱林搖長黃邦

緣亦桀驁數糾諸生搖破羅充金頂樟木諸村

入寇與業縣兵備副使王原相告於總制調兵

擊邦緣邦緣遁入巢計擒之諸搖悉平廣西諸

府惟蒼梧一道無土官而搖患亦稀由總制開

府其地宿重兵以制勝居重之勢然也

按府志十二年陽山蘇朝鮮越並峒爭田羅廷

朝告立兵營防守知縣林春茂踏看營地搖人

蔡國昇殺廷朝碎其尸既擒國昇其黨譚石泉

空峒竄入古城賊首鄭明端主之挾山峒爲變

會開建峒蠻嚴秀珠劫掠三邑而深埤金鷄松

柏古城並峒水瀉白蓮空巢以從總督吳文華

題請勦滅軍東山精兵及歸順戍卒七千餘名

征勦一十五峒生擒七十餘賊俘敵七百餘顆

諸山震懼復招殘孽趙江譚石泉等百餘人丈

出本峒田畝撥與耕兵住種移慈樂巡司於金

鵝移蘭峒巡司於青水尾坐鎮官督營兵戍守

古城龍塘一處

梧州府部藝文一

讓容州表

唐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勅授臣使持節都督

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守捉使

四月十六日勅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管臣愚弱

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獲辭愛懼臣結申謝臣聞孝

於家者忠於國以忠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

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親覽爾

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隄

勉六歲實無理政多假請停官司不許今臣所屬之

州陷賊歲久類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內諸州多未賓

服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爲國展効死當不

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

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

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

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

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辭老母則又汙辱名

教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

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

國家萬代爲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

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官噓臂不

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

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令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

井稅臣之懇願塵瀆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臣奉表

陳讓以聞

再讓容州表

前人

草土臣結言伏奉四月十三日勅以臣前在容州殊

有理政使司乞雷以遂人望起復守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中丞使持節都督各州諸軍事兼容州刺史充本管經略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忽奉恩詔心魂驚悸哀慕悲思不任憂懼臣某申謝臣聞苟傷禮法妄蒙寄任古人所畏臣敢不懼國家近年切惡薄俗文官優免許終喪制臣素非戰士曾忝臺省墨衰戎旅實傷禮法且容州陷沒二十三年管內諸州多在賊境臣前行營日月甚淺宣布聖澤遠人未知有何政能得在人口使司過聽誤有請雷遂令朝廷重法禁至使愚弱穢汚禮教臣實不敢踐古人可畏之跡辱聖朝委任之命敢以死請乞追恩詔前者陛下授臣容州正任道州刺史臣身病母老不敢辭謝實爲道州地安數年祿養容州破陷不宜辭避臣以爲安養其祿蹈危不免乃人臣之節其時臣便奉表陳乞以母老地遠請解職任陛下察臣懇至追臣入朝臣以爲不貽憂歎榮及膝下人子之分不圖恩勅未到臣丁酷罰哀號冤無所追及今陛下又奪臣情禮授容州臣遂行則亡母旅櫬歸葬無日几筵漂寄奠祀無主捧讀詔書不勝悲懼臣舊患風疾近轉增劇荒忽迷亡不知自覺餘生殘喘朝夕殞滅豈堪金革能伏叛人特乞聖慈允臣新授官詔令臣終喪制死生死羞愧是臣懇願臣今寄永州請刺史王庭敷爲臣進表陳乞以聞

爲容州貢中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差某奉表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繁紆臣以今月某日到本任上訖

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臣本書生業無吏術因多幸實自丘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貴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寶海推其理之義分寄股肱念丞弼之勤溥霑遐邇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愚賜以恩輝投於廢棄遠辭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以爲榮望闕處而增慙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蠱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昭鑒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容州刺史李公去思頌

李罕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日隴西李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邇是用遵虞書陟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豁谷綠寡孤老泊於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示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罕始以文學居辟選之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雷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封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寇海孽比境集處之虞內則有勳成勞師流散轉徙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藉傷彝安集疲耗懼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

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游惰闢汗萊開墾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爲繆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損其以順禁人民之相虐賈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重昏以安常歲有災溢災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制以禦其變攸而邑居以舊舊俗多怨睡毗而致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悃忿而鄉黨以和樹枝幹而啓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貢人用富庶家有儲峙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己而不汚未嘗有貨貸動身而不忘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遁情隱惡而不爲察威足以制指人暴更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宗室枝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說府君之曾孫弘農郡太守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續洪緒丕績之餘裕弘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稟高明而疎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且登軺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三亞京尹兼中師之貴後爲官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誦之春秋之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余之嘗修史記而爲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日帝命南方迥界蠻彝人新被化歲或被寇威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收之匪直動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予我憐獨息人便農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先我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蠻族孰不蒙福

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勒石垂休

漫泉亭賦

宋陳洙

漫泉唐元子漫叟所銘冰泉也去今七百餘年泉湮銘石廢亦其宜矣然銘字盡泐獨元子官名尚存若其護然者吁亦異矣哉今御史大夫崑山葉公重元子仁政庸庸有官以迪民教作廢而易名蓋非細故也公又紀文於石而亭覆其上洙爲之賦義無他取亦同歸於賢賢而申警在位焉耳其辭曰天與貞夏七葉中唐令聞令望漫叟漫郎繫大曆之初載駐玉節於南荒論蠻酋而王化洽綏八州而民事康爰顧以瞻曰此邊土政雖少紆俗或未煦乃駕輪車乃歷險阻乃采風謠以問疾苦於時蒼梧東離水北地闊元脉決決涓涓盈盈渙渙注體泉之芳落溜石髓之香液匯六月之甘寒貯兩涵之深碧挹之而杯勺冰漸歛也而齒牙霜刺清颼颼兮凄容霽月湛其流魄斯婉潔於荷帷又鑑榮於榮戟心爾醒兮澄涼熱斯濯兮疏澤於是俯而歎仰而興泝休沐美命名曰冰伐堅貞於星魄釋雅思以鐫銘穹龜負兮屹屹蟠蟠紐兮亭亭麗林谷兮鳳鸞翥燭天壤兮奎章明雖星移以物換愈境勝而地靈火山畏愷而收饑疾疫飲潤而攸寧亭累廢而累植卒昭燦於遐齡聖明盛世用賢致理盡嶺海之瘡痍出弼臣之德履身冠兮裝我繡衣兮煒燁日撫日巡於皇至止莽四瞻兮就湮碑一角兮無幾洗蝸篆於薜青剔刻文於苔紫固皆殘蝕之無餘僅存官名於元子噫嘻殆天乎哉光有唐而敘庶位表棟幹於賢才擢忠貞而優蹇民物

而勞來耿遺文之光饒曉誦讀以增懷今復全名於毀石夫豈人力之能爲矧於泉而固休澤之儼在抑茲州而又仁愛之所遺忍置焉而不治於以慰遺黎之永思乃鳩而工乃斲而木爰葺爰營紀勳貞玉易漫以冰令入政之潔浮於泉冠泉以亭今蓋因泉以覆屋庶登斯亭也曰元子也仁明之牧而觀斯泉也昔冰寒於水今冰凜於人寧不濯煩洗熯引後兮光明所係今匪獨敦民教分警士風夫豈適觀遊兮而於斯取繇亂曰有唐元子賢也哲兮今世皆涸渴彼獨潔兮受命南綏綏玉節兮啗泉甘寒曰冰冽兮刻以銘詩溥莫竭兮後百千年石殘缺兮不有君子澤其替兮易名覆亭匪遊資兮爾古爾今民幾隍兮契仁於斯庶啞啞兮凡百有官佩章曳兮履亭誦文嗜冰於熱今豈惟泉時渫兮去吾民憂未忘愷愷兮

六賢堂記

舒勉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士燮燮弟士章子廣按後漢三國志陳欽廣信人也欽字子佚典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後爲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爲郎少傳父業爲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傳與乞宣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乃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末舉茂材累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初爲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爲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亡歸因表爲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據交廣燮以廣入質權以燮爲武昌太守六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

嘗究知太守李公亭伯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典是郡者七人焉旣立堂祠之於冰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卽費舍型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時具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於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

勾漏山寶圭洞天十洞記并序

吳元美

天下洞凡三十有六容南西及鬼門關內一郡而得三焉南郡嶠北白石西勾漏西山之南去郡一舍而近古銅州地平川中石峰千百皆矗立特起週圍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穿漏故以是名予足跡半天下所聞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儔此者愛而不可失列爲十圖置座右朝夕自其外而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彷彿一二耳若三洞中所有須至者自知譬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安可繪畫也

靈寶觀

度西山巔涉落桑江豁然川夷野曠中石山綿延直抵北流之西其南跨大江之半勾漏城也距今邑凡十里羣峯屹然如中天觀闕旌旌戟戟武庫五兵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間行者皆驚愕不敢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峯千仞獨以一柱擎天而朝宸奎閣蔽其跡案圖經此有觀久矣南漢始更今名殿庭卑隘門徑荒蕪碑碣可考可詢令人慨嘆不已然

土木雖儉陋而氣象雄古雲物輪菌真僊靈所宅香火迅掃雖無人而圭璧照耀雲漢昭同自有神物護持之左右數里雖絕無居者豈僊聖之意樂聞曠厭驚煩故不欲塵井畜牧之混其所也觀東百餘步臨大道旁有龍潭洞披荆榛而入俯伏踣踞淵渟幽閣冷襲毛骨村叱云神龍所盤伏勿以瓦礫投也觀後二小洞南向者曰太陽有浮屠像其北曰太陰淺塞不通然名義無所稽窮恐俚語以南北分陰陽耳故附書之或有知其詳者

寶生洞

由觀後西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闕象魏榜其上曰勾漏洞天正寶生洞此葛仙翁修煉所也洞前小亭俯瞰橫塘倚欄四顧則列峯回環如衆星之拱北辰其魁壘而秀偉者稷契稷冠弁圭璋以待堯舜其挺特雄毅者韓彭吳鄧戈矛劍戟之衛高光也石室中有玉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云五季時逸自南海石室之東爲寶生洞雄偉壯觀乘燭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碗碾臼皆石乳自然凝結而成舊傳以爲遺物之餘奇怪萬狀神摹鬼刻非人間所有約半里木涯循梯直下擊竹筏以行歷甕門三四重間闢委蛇斷簪不添膏莫能及而回登巨棹小舟以往乃窮水際益廣益奇波光澄明蒸藹溫煖嚴冬如三四月時同遊者驚駭以爲神龍窟中不可久居及歸中流矯首見一點燈如長虹出天表蓋石罅之容光也捨舟躡梯攀躍而上曲磴飛棧枚點如瑤階雲徑小石羅列如瓊盆玉雪瑣碎如楊梅荔枝充實其內不可名狀轉側容跬愈巧直穿太陰洞後半山而出蓋寶生

之東掖也其中室曰蟠桃深三四百步仰視高處杳不見頂然蟠桃之名圖經不載他無所考據其西小室洞明外達連相通過可踞可臥蓋寶生之西掖也鼎予嘗遊都嶠怪其山奇秀巖穴在下其色黑青而多膏乳每疑二洞所受陰陽之殊近見寺丞王君云凡陽洞靈仙所宅陰洞鬼神所居勾漏陰洞也抱朴乃於此修煉者蓋寶生衆峰左右拱揖受陽和之氣水火既濟故能成功亦如男子通身皆陽獨尾閭穴屬陰女子通身皆陰獨玉泉穴屬陽此造化妙用處葛君深知之予謂其語頗有理遂記於此以俟識者按稚川求爲勾漏令曰非欲爲樂以有丹砂耳遂攜家往於羅浮止焉是稚川原未至勾漏也而今古詞人品題勾漏輒以稚川實之夫勾漏秀起西陲非至人不足爲山靈重而至人周流八極與風雲上下庸知勾漏非所登涉乎世傳呂仙詩曰朝遊北海暮蒼梧余於稚川亦云則謂勾漏有稚川也固可矣

白沙洞

予生平俗眼未嘗觀寶生之勝以爲天下極美而客有言曰白沙其尤美乎予聞喜而不寐黎明杖履崎嶇亂石間乘燭從寶生俯偃扶伏凡經六七寶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縱廣一頃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彩流光大者齊雉堞小者雜毫芒奎壁交加星宿煒煌愈於寶生不可爲量數仰盼之如崩雲如飛輦如棟樑如樓櫓俯盼之如驚濤如怒濤如蛙呌如丘阿如鼎俎如蓮豆机故笙竿之爲禮樂器者如弧矢刀劍戈矛甲冑之爲兵戎具者如杵

臼犁軸瓶罌壺盎爲農庶家所費用者如塔像臺案幢幡鐘磬爲僧道所居嚴設者如齊縞吳紵霜縑霧縠其文彩鋪張於拖架如壁楚瑤圓瓊方決其雕琢堆疊於府藏其朴如質料土鼓其奇怪如神鬼形狀千巖萬壑不可殫盡或考擊之則鏗然如洪鐘轟然如震雷轟然如長風吼衆衆冷然如飛瀑瀉谷令人神思飛揚形容不逮但索筆書曰勾漏甲於天下而此洞爲勾漏第一既而俯視之於下有洞井數十皆舊時採砂處凡砂生於此獨曰蓋坎離之交自然變化非若鉛石有假人力也予俯拾之得數塊如粉道人云春水滿谷而砂始凝採者宿火其旁候凝白光漾乃可取間或得之亦不常有近聞有好事者以厚賞募少年乘索懸而入下方至地聞霹靂一聲若數千吼然少年驚仆久之乃蘇以爲遊觀者之戒自且達午予遲留不能去從者告飢乃側身由小道出行數步豁然見天其旁羅周遍怪怪奇奇間架蓬延轉輾參差下閱齋房上聳觀閣玉精蕩射星斗錯落出門四顧則飛簷峻宇嵯峨峻嶒若過清都閭闔之下前視峯巒拱對列侍翕然一都會也始客導予曰洞當從後門出蓋古來謂此爲後門至是予大笑曰何倒置也凡居其間有正堂在其中列舍挹其後今此門高數百丈如之何其後之也遂令置棧磨崖將求善書大其題曰白沙之門

韜真觀

出白沙洞門而西左右皆小峯相對山北平曠孤烟落照茅茨竹間始有人居曰道村其東南諸峯間見層出寒松古樾蒼蒼蒼蒼有洞掩映其間曰韜真

觀中有石碣記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及今近二百年醴壇道院故址盡沒榛莽道無不可行予至亟令火而焚之課僕從葺茅齋一間為食息處修治掃除鳴鐘鼓奉香火已覺洞前山川改觀矣左右二石室其深四五尋石牀相對大冬亦溫疑下積硫黃之氣而然其一狹而長捫壁度穴直抵玉虛洞後山而出約不啻里餘也觀之上重重如層樓複閣其下溪澗映帶如長虹巨蟒其外亂石崖立絕如人家假山有摩麗如羅縠者有雕鏤如珠帶者有明潔如金玉有連漪如淵波者其各體異狀亦多怪也讀其碣云巖洞多嵌空或深數尺遂積土以實之予陋之曰大為洞小為穴凡石以嵌空為奇政欲空所有安可實所無哉今俯觀者如綺疏藻井旁通者如甕廬圭竇凹者如圈如臼凸者如薤如蓋陰陽闢闢呀天穴地豈不奇哉乃實而夷之使吾不獲見造化之全巧顧不惜哉茅齋之右有石窟高深丈餘古木垂蓋藤蘿環繞予終日坐臥其中遂私其言曰茲觀當勾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揖玉田東望寶圭三里抵普照巖前抵獨秀巖漁歌樵吹鷄犬相聞吾儕得三四人從者五六人相與耕田鑿井暇則往來徜徉其間或有葛翁之來祕方刀圭可幸而觀也因問村叟曰道人有居此者乎村叟曰一老黃冠諱名茲觀久矣然去四十里而家歲或一來來未嘗留宿予頓蹙曰有志於此者何憚遠而不來而有此佳景迷不肯住世間凡骨何其滔滔耶

玉虛洞

予寓韜真洞與道村老農周遊遍覽酷愛東南峯峰

傑出烟林之表丹楓翠嶂與洞穴相間晴嵐霧縹變態無窮綠繞如城郭羅列如屏幃堆疊如困倉馳驅車馬上而高室者下而突竈者浮圖而合其尖者大圭而到其首者如指日之戈如倚天之劍如囊脫之錐如垂雲之翼如承露之掌如威象之齒如芒星之光如堂階之設簾業列羽如瓊樓之組簾尊登競巧効奇譎怪百出雖公輸之巧不能琢削雖龍衍之辯不能形容也每疑其下韜虛孕秀各有洞府但不得其門入耳村叟陳訪者頗曉通識時人語言予始叩之不肯吐久乃曰此豈無有但父老戒我勿以告人耳詢其故則曰官客來遊更卒有追呼之擾若繕橋道備薪火尚有可為其需物品備飲食何其甚也驅逐捶置雞犬不得寧顧何益於我哉予聞其語而然之止不復詰他日復來勞以酒笑指觀旁一峰曰此念經窟也舊有淨行諷誦於其石相去跬步能可登乎予從之捫蘿而上由空穴數重至其腰有巖深廣二丈可坐臥外闢東野如觀畫圖循緣躋攀如旋羚羊之角如披蝸牛之殼久之直徹峰頂而出凭高遐臨去天尺五令人有飄然凌雲冷然御風之態既而復指其下曰此觀衝洞也復隨之從穴而入其峰勢支分派別開拓旁午紆餘屈曲如列衆柱而成室屋南北東西路脈交通火光四燭洞喚太虛俯者仰者蟠者飛者走者倚者負者皆瑩如玉爛如銀也有潭碧色或云每枯旱時雲氣中蒸上微霄漢如薰爐如炊飢雨必立至雨止則西風颯然寒窗而入蓋龍之升降也予謂此峯上摩天輪下挖地軸其中洞然疑結如玉色而名曰念經窟觀衝洞皆不雅輒更其

名為玉虛洞云

巫山寨

玉虛洞之坤維得馮道士石寨而望之天地設險隱然鐵甕城也其巋然當前者排敵也洞然旁達者埤堦也巖然下瞰者邏庭也峯然上聳者烽臺也拂雲而銛指者牙纛也射日而森布者千櫓也屹立而齊整者守卒也踞坐而揮領者主帥也行將連門則橫屋駢羅曲蹬周遭萬兵叩關一夫誰何風松鳴杵烟羅張幕蛇行雀步乃至北落入其中規圖二項絕壁千仞十有二峰四顧一圍接郭連郭前直樓觀後峙香爐左拱而俟右倚而趨其色紫翠間以尖峯懸崖卓犖連蔓巉岈怪奇可駭可愕踴躍重泉頂摩九天接武差肩揖遜相先信乎瞻在前忽在後仰彌高鑽彌堅也予拱手還曰此寨之景得非吳許十二神仙宴座壺中日月長處乎不然則妙嚴圓梵何得上同如來光明藏也遂規地雜草列石環坐且仰而嘆曰彼馮道士何人乃托名於此而易名之為巫山寨其何如哉

玉田洞

玉田洞在韜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其界相望也洞闢三門其高者險絕難攀其卑者逼塞難行獨由中而入路分三岐右則坎阻杳黑左則虛靈明朗受明之所則洞門高處也庭中廣深如在觀閣之下其盤石皆翠碧色平夷通明可以偃仰其膏乳則玉石流光悉具物象綠石棧行百步傾身而入乃至石田其田數坵廣有二丈長三倍之中且平其懸畔皆勾續蜿蜒刻鏤精緻如今人食用器皿所為其旁有花癭

寸餘純然玉色亦如今人器皿用銅銀爲飾造化巧妙瑣屑遂至於此安可以描摸億度也田中積水無間夏冬不溢不涸不增不減氣常溫而蓋萬乳所融洩耳越疆而東其數多鍾乳垂而四五寸者光采煜然時可採取舊曰石田予謂石田何所用之此正仙人種玉處遂更名曰玉田洞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寨寨高至十餘仞其坳中渚蓄湛然如按藍潏黛厲風不動搖廣四五丈深莫測也嶽蘿陰翳怪石蹲踞如神守鬼護其北流爲二池中有小島嶼狀其南則潛流北出溢入大江春時江中大魚逆躍入此似有知也自玉虛洞至此皆毗陳訪所導疑訪尚有隱秘處然遊觀止矣雖有他奇吾不敢請已其士人好事者亦來往山間三十年未嘗有至此者然予觀覽之勝其鑿空固自我發之異時車馬踵至晨夜呼擾及田桑則作偏之罪將何道焉既而自覺曰嗟乎簞食瓢飲芒鞋布屨曳短筇探猱虎之穴與猿猴爲伍世間嗜此如我者寧有幾而誰肯爲此來乎

普照巖

普照巖距韜真觀五里山如覆釜洞穴當唐時有草亭於上蕪沒久矣或以洞中之奇來論述到其麓從者厭登涉剪荆棘榛雜然因以荒窟見欺予曰第焚茅茨吾先登既至巖下舊址巋然回首却顧則西望東阜南北阡陌盡在足下黃坡翠嶺與石峰相間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間數步上通若中雷狀古木覆之屏几之右有玉現立於旁堂之中簾幕高張筵几肆列仰視則如玉京山紫虛府鬱秀不可階升也俯瞰室內恍散森嚴詭絕時令人毛髮竦然與月

夜扁舟於千崖萬壑風烈水寒無異其中仙壇臺塔低昂交錯靈幡寶幢霓裳羽衣皆獵獵如龍天矯如鰲如龜坵甲如鱗有趾以火燭之鱗甲耀目以物擊之聲響駭耳旁歸壁間則蟲篆瑣碎奎壁成文綠質白章駢花闌錦濃粗疎密各有態度不知雕琢之奇繪繡之工果誰爲之安僧迦於巖以實其名以傳不朽可也

獨秀巖

度普照巖之西長坡巨阪川原遐曠石山到此稀矣遠矚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予初望如廬狀意頗隘之既至則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輿輶具觀抗衡石室中廣六丈高倍之虛明平夷可容千數人石乳掛壁上如彌陀大士像此又輶輿所無者徐升其巔徘徊倚望四顧豁然前雖小室附庸亦足觀者此蓋勾漏別峰也車馬往來距邑十里雲山莽蒼西入鬱平松濤竹塢樵牧出沒此異人居止處倘在中州堂上列鐘鼓門外來名士可時刻已乎然遊遊寶圭獨秀姓名歲月題刻宛然記其奇勝何忍略耶豈以遷謫之故日懷惻惻憐於來遠耶將駐旌倚馬匆匆去來未暇徧歷耶殆亦有記之而斷碑漫荒陌中無好事者爲之流傳愛護耶予方來假道過此不敢賦詩姑爲偶曰遠役鬼門關徧歷仙世界豈敢問丹砂庶欲銷掛礙此乃寫真而不已者也

金龜山

圖經俗名爲眞武嶺高八十丈在邑東二里山色蒼蒼黃黃其背穹窿坡陀肆垂首戴巨石高十餘仞峯嶺突出間色青黑且有口吻狀四圍遠近視之如眞

靈龜也天下峯巒巖谷若龍若馬若獅子之象多矣然彷彿而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真顧不異哉水流大江直西南來龜從東北舉首而赴之或云隔岸有山曰會靈相對而起此上有壇而彼上有臺予未能至不知狀貌何如也是山最與勾漏爲鄰而龜聞然於洞前故附於圖之末

遊勾漏後記

安几挺

予署北流半載耳食勾漏之勝未暇一往解組後亦未能即辦遊山事遲至明年春風日晴和乃約同志四五人驅馬出城東北行數里皆平原蔓草忽羣峯峭起環拱合抱遠而望之蒼翠欲滴同遊者指謂此勾漏山也道旁廢祠中望大士像左伏魔而以葛真人配其右余謂同遊者曰茲山以稚川得名葛宜專祠不宜神佛同居令尋仙者無所景仰客唯唯由祠右北行半里許石巖高敞中可坐百餘人碑或立或仆詩文有佳有不佳亦有苔蘚剝落不可辨識者左掖爲寶圭洞深杳遙秘乘炬而入石牀丹竈故跡猶存經一小石門魚貫而入臨石崖深丈許鑿石僅可承履援手而下地盡平沙水浸浸欲出飛蝠往來鍾乳著人衣盡濕前行有水若方塘其深沒脛無役不可渡遂返止乎石室之上客曰茲洞大槩殆矣白沙之勝爲十八洞稱首吾子能復遊乎余踴躍而起扶筇履亂石豐草間尋徑得達洞門高懸山腰攀躡而上喘息不得接入洞凡歷數洞每一洞盡有石罅匍匐而過則又一洞天離奇光怪百態萬狀誠有如十記所云者出洞更詢他洞無有知者復返乎石室坐而行酒客因問余曰勾漏之境佳乎曰然曰佳何在

日在山客曰然則吾子何為遊洞余曰洞之幽深離奇入而後知之山之氤氳明秀不必入而知之也且夫人名園觀奇葩異卉聽鳥語蟲聲使秉燭而遊孰與夫暖日和風足以暢人雅懷哉故夫知山之佳者知洞矣客唯唯又問抱朴采煉丹砂之事信有之乎余曰此昔人有托言也少伯遊跡五湖畱侯辟穀從赤松遊皆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當晉之世中原多故衣冠士夫鮮有能自全者洪故遠求勾漏托為丹砂此亦畱侯辟穀之意耳余嘗謂晉有陶潛人高其隱不知洪亦晉之隱君子而非方士丹客之流也客曰然則學仙飛昇之說亦乃妄耶余曰書固有之多不可信考之他傳洪求為勾漏令而卒於羅浮此亦足證其誣矣客曰吾子之言甚辨請浮大白余受而卒飲驅馬看山色而返

重修鬱林州城記

譚景先

淳熙六年夏五月庚申寇李接起陵川聚徒數百癸卯劫調馬場攻南那寨殺都巡檢使黨與日熾且萬人僭竊名號部分偽將相警報至鬱林官兵往討不敵而遁太守以城不可守先事退避壬申賊襲博白總攻陷鬱林甲申帥司水軍自雷州至賊踰城走乙酉賊衆長驅趨容又趨化州兩郡城壁堅攻不能克羽書上聞天子亟命帥臣節制駐調發軍民賊始分黨除散保山險秋七月辛巳節制駐師鬱林九月壬申李接始就縛冬十月乙酉朔班師計六越月矣明年天子命朝散郎施公坤分銅虎符來守是邦慰安斯民其時餘孽尚出沒山谷里閭之間烟火蕭然公延見父老宣德布政告諭遠邇捕逆僞有脅從未踰

月賈劍買牛咸就畝晦惟鬱林自至道二年徙治南流創建城堡迨今八十有餘年墉堞頽陷壕塹湮塞蔽一縷修不過增堦增薄而已公鑒往事爰具封事聞於朝特詔帥臣計其用度以施行之公計材鳩工釐石運甓浚深增高率倍於前城周二百八十步高一丈九尺為屋三百二十七間敵樓四城守之備應敵之具皆為創治外城亦加繕理且增築甕城而新其六門焉自十月丁未始事十二月甲子落成署事推官符昌言兵馬監押趙節實董其役受成於公經理觀督不愆於素矣夫鬱林為州由嶺以南亦一都會南連雷化至於瓊管西接廉欽達於橫山為海道之蔽翼桂林之藩籬也地平廣而無險水紆迴而不深况鹽利所在舟車之會巨商富賈於此聚居所賴以固者城池而已今郡城既壯樓櫓既設器械既具萬一有盜弄庫兵於潢池之中如寇接者又豈輕為窺闚之謀哉昔忠獻韓魏公知秦州夏人抄邊遂增城厲兵以待賊迄公去不敢窺秦之塞正獻呂申公知定州嘗有邊患其初州城與築且四年僅成一面公曰定河之喉襟也城役其可緩乎竭力經營不期年而成今鬱林遭賊之所蹂與秦定之有邊患者何異公之備禦不失其宜亦二公之用心也故鬱林士夫皆欲刻之堅珉景先敬敘本末使百世之下尚有考焉

重修藤縣城記

元吳璣

廣右之地西接苗蠻南連交趾惟藤最為衝要蓋以其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繡江北流而逾其城之東二水湊流接於廣東舟車輳人物繁稠古城

方有五百里自宋末歸附至今圯壞久矣至治間始有峒寇自右江乘舟出沒行劫往來任守牧者每遇警急立樞隄防而已矣天曆乙巳寇猖獗從繡江下攻陷其城殺傷軍兵自後來攻一十七次縱火焚蕩民舍官廨神廟悉為煨燼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侯魁來知是州下車之初首詢被陷之故慨然發憤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損之務在於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不存乃督屬邑各社農業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勸喜趨役旬日之間城塹新而秋毫不擾敵樓雉堽堽連雲為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指備攻戰之具嚴加守禦至於四境亦設犄角官給旗號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二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舟至城門侯乃將帥軍士赴敵殺獲旗頭蘇為等三名射傷頗重又分攻東南二門城中築禦謹密寇各退散向梧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皆潛蹤而過不能為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有寇千餘徒乘船百餘艘是夜襲於城之西岸見城防守嚴備不敢向而下梧遂流攻劫封肇諸邑殺戮軍民橫屍蔽江至二月初十日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是州人益感侯之力而遠方商旅鄰郡士庶扶老攜幼而來托者如歸焉侯乃西郡世家顯仕於朝自負器望出守於藤適際蠻寇作孽嶺外二廣海北三道多罹其害獨藤城殘破之餘得侯為完修蠻寇避不敢犯警猶迫狂瀾於既倒屹砥柱於中流焉信其難矣其他豐功盛德形於歌頌登於篇章於此略之可也茲以藤人父老備修城

之蹟微言書之於石予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爲之記

冲霄山記

明張瀚

蒼梧鎮城北枕大雲通星東聳金石西峙朝臺南俯大江諸峯龍巖羅列如案舊名火山謂其上火光燭天相傳水有明珠又云南越王佗埋劍山阿莫可考證居民往往戒火十日不雨閭閻祈禱獻賽金鼓相問問之曰火山相對故多火災不禱疑有害夫山川與雲注雨利潤民物故曰說萬物者澤終始萬物者山奚不察夫山性而徒稱名之惑也山本無名由人始名稱名自我乃妄意託山惑甚矣龍劍在地則劍光生蚌珠在淵則珠光生闔然彰明若錐處囊中其未立見賢才處世亦復如是邇年梧郡人才幾於不振顧茲萬山盤紆兩江縈帶當五嶺之中扼九疑之勝山高水深分野在牛女河漢間謂非渾融佳麗闊達宜朗不可也其所疑結會萃於人者豈不然哉今學宮坐對此山尤近余竊聞於斯有深意焉改題其山曰冲霄冲旁從水霄上從雨皆以制火且不失夜光之義既以解愚民之惑重爲士人祝繼自今賢豪奮庸雲蒸川涌用匡弼我國家以道德文章豐功偉烈掀揭宇宙不啻山川之光芒上燭即靈鍾秀毓煒燁霄漢不在珠劍而在人賢矣即手書三大字勒石仍識諸碑陰俾生有斯地者以慰且助云

梧州義田記

陳鑑

義田昉范文正公彰君之賜以仁其戚里若政治之經則有長平倉社倉無所謂義田也余蒞州之冬水西坊火爲災其焦屋者率菜色鰥結蔭居十七株然

有感於衷因循索城內外不贈授友者踰百周之瘳獨倍異哉粵西戶口不繁坐此中風氣惡類寡人之婦若此治岐政先四窮民而雅之什曰遺寡婦之利古之勤恤民隱無若成周夫此窮而無告非仰給父母民者而誰語余爲冬計一衣夏計一石兩庠青衿舉火艱者佐之蠶粥置田若而畝歲籍其入爲可繼冀漸拓之以備水燠災青斯余託始意乎或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余曰惠病於小弗病惠也沾沾之勤以俟西江將索順連於枯魚之肆矣或曰待澤十萬戶寧渠車塵馬足之間何子之不廣也余爽然謝不逮夫天下之中有粵粵之中有梧梧之中惟車塵馬足之間之爲見斯亦狹矣若其兼總八字昭蘇萬有并異類於同體引一夫爲己率則梧之外有天下此其爲無告也不可爲量數奚翅十萬戶云乎余姑及其可暨云爾或又曰長平預備社倉其可廢乎余曰義田而外余更捐金積府庫穀近千積各州縣穀累千爲賑備有出無收即預倉義也若社倉易散難收其弊滋多惟長平倉則魏李惺平糶法漢耿壽昌穀賤增價以利農穀貴減價以利民法也專主糶糴本當存惠以不費爲千古不易良法第綜理非其人更增閭閻之擾保甲亦然敬俟後之君子

友清堂記

韓維

昔米元章以石爲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曾伯端以花中海棠茶蘼之類爲十友石者泥於寄矣詩酒琴流於放友海棠茶蘼之類近於侈彼偏於所好者爲之吾之友則異焉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高參天即松之西作屋三楹爲休憩之所移古

梅十五株修竹二百竿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切切交時如冠劍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竹之鏗鏘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畏令而不敢譁也見梅之疎瘦橫斜如山林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巖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爲友客疑之曰子常以古人友物爲偏於所好何亦取於茲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處與契合親密真若終始不相遺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反眼若不相識或勢位相逼譏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隨時逐利初附終叛以怨報德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爲而其人且忍爲之矣望其有忠孝大節哉維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盡萬物之榮枯獨不能變其色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羣芳爭麗於春風麗陽之天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秉心無競途窮見友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爲晚節之規若之何不可客曰子取有德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昇天風徐來舞虬鸞鏘金石響寒濤百和之香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釣天廣寒如中秋後登吳山絕頂如趨晨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是吾清友也書以爲友清書院記

浮金亭記

程文德

亭在宋時已有之按知州趙宗德謂東坡先生所建元教諭費克忠又謂先生遷瓊時過亭下艤舟登焉惜藤志無傳不可得而稽矣然亭以先生有名則建與不建何論也文德貶官信宜尉寓梧檣表書院者

十月至是過繡江繫纜東山下問浮金亭思一遊焉則云圯廢久矣顧望歎歎不能釋明日偕學博士姚文祿守備指揮王良輔里人前知縣霍榮賢蒼梧之士從遊者甘師孔何若魯易大慶輩二十二人尋其故址咸莫能辨已而犯烟露披荆棘見圭石出茅畦間封苔蝕土岑剔視之則克忠記也嗟乎嗟乎昔賢之遺山川之勝而任其墟莽者曾不一動心哉其謂之何於是文德諭於衆曰就斯是役吾當記之於是令邵文選請具甃磚蕭鳳請購材良輔請儉工文祿請禮飾御史曾守約觀風至又毀淫祠助之不踰月而亭成椽桷煥然一新而所謂浮金者於是乎偉觀矣然余則有感焉夫茲山在唐若李靖李白李德裕宋之間在宋若東坡兄弟若陳無己秦少游若黃山谷李光諸賢皆嘗登臨而題品之而藤以有聞然則今日之新斯亭者豈徒爲山川哉夫世固有過其故居而視焉思避者有其身之所藏而子孫恥認者乃今於昔人遺跡而汲汲不暇焉相去一何遠哉然則登斯亭者可以觀可以興矣勵景行之思撫今古之變任開繼之責章山川之靈斯於諸賢有光乎雖然亭不常新也自紹聖至天曆自天曆至我明正統至今日數百年間亭幾興廢自今以往當復如何豪傑之士不待亭而後興斯可矣苟因物而遷興迹俱泯此余之所重爲感也百世之下聞茲言者必有謂先得我心之同者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四百三十六卷目錄

梧州府部藝文二

府江

明郭應聘

府江善後議

前人

岑溪

前人

平懷集峒蠻碑記

管大勳

游花石巖賦

黃宣

梧州府部藝文三詩詞

過蠻洞

唐宋之間

經梧州

前人

發藤州

前人

鬼門關

沈佺期

鬼門關

李德裕

送蘇四郎知蒼梧

杜甫

送戴端公赴容州

陳羽

蠻子歌

劉禹錫

送嚴大夫再領容州

曹唐

送邵道士彥甫歸都嶠洞天

宋蘇軾

江月樓

前人

流杯橋

秦觀

注玉泉

前人

光善亭

前人

江月樓

前人

寒山

余靖

題濯纓口

前人

前題次韻

吳元美

都嶠山

前人

蒼梧卽事

陳執中

冰井

任詔

勾漏洞

李綱

題容州學有材堂

前人

九日宴浮金亭

趙宗德

綠珠渡

徐璽

離鐔津

元劉志行

鳴灘

麥徵

石壁秋風

前人

赤峽晴嵐

前人

谷山列障

前人

蒼梧卽事

明解縉

過鬱林書宋丞相信國公上巳詩後

前人

藤縣卽事

前人

浚綠珠井

井亭

劉曉

綠珠井

龐穎

蒼梧卽事

林弼

前題

吳光

藤州

黃鎬

浮金橋

富禮

藤江諸勝

七首

前人

登嶼登臺

二首

前人

蒼梧卽事

十二首

徐棻

朗吟亭

藍智

蒼梧卽事

謝孚

遊冲天巖

前人

都嶠山

袁衷

濯纓晚眺

孔鑄

勾漏丹砂

前人

採桑化石

前人

書臺朗誦

前人

南山秋色

前人

朗吟亭

管大勳

採桑化石

彭清

濯纓石

區龍禎

登嶼登臺

李純

鐵城山

梁益

嘉魚池

韓雍

瑞龍橋

楊英叔

遊花石巖

馮奕垣

塔山曉霽

前人

會仙臺

李廣圖

檳榔歌

已上詩
梧州

唐顯悅

好事近

已上詞
梧州

朱泰觀

職方典第一千四百三十六卷

梧州府部藝文二

府江

明郭應聘

府江上接灘水下達蒼梧爲廣右咽喉江道綿亙五百餘里兩岸諸搖撞依憑險阻時時出沒東岸連富川賀縣而北抵恭城西岸連修仁荔浦而南抵末安東則有上中下古折及桂冲石峒黃泥嶺葛家峒諸巢西則有大小黃牛大小桐江及磅祿象礮馬尾冲蓮花汀等巢而藤峽仙迴高天水涯二峒與五指白冒之巢皆爲羽翼江介諸嶺深宵蒙霧白晝嘯聚猿升蛇伏一遇餘皇鈞而掠之急灘之間幾爲衢衢窟其最强者連藤峽倚溪峒縱橫羣邑明成化初都御史韓雍征藤峽先破修仁荔浦以翦羽翼其斬獲七千有奇雍既旋師賊復蜂聚都御史朱英下令撫之立山搖老李公著遣子投款乞復縣治爲編氓時參議謝綬在行間議城立山遂以其地爲末安州而陽朔鄰邑諸峒亦以大就撫矣弘正間賊首韋萬等圍永安州流劫府江指揮張敵爲其害都御史閔珪陳金後先與師討平其黨嘉靖以來賊復煽亂賀縣黃峒巢倪仲亮鄧良朝等聚衆剽掠僭稱名號都御史張岳集兵破之黨與悉平隆慶初荔浦末安之間反者四起都御史譚綸檄總兵俞大猷畫進剿計諸所籌畫甚悉會給被召而猷亦奉檄東征事遂寢逾年三峒賊攻荔浦縣城破古架村兵民被戮者無算西岸仙迴諸賊圍永安州復要執知州掠其印要厚贖始得出當是時道途梗塞城門盡閉末安修葺幾至陸沉隆慶初古田師興議者謂府江患與古田等宜

乘兵威并及之都御史殷正茂是其議迨師旋則春深水漲兵不可舉而彪灘龍頭磯諸賊益肆傷人掠貨不可枚舉事聞兵備副使陳其樂坐貶官是秋正茂選總督以方伯郭應聘代巡撫正茂與應聘決計討之乃徵漢土官兵六萬以六年十月水陸分道而進三峒兵克古西巖口木魚靛諸巢西岸水兵克太平古冒馬尾彪灘仙迴諸巢東岸兵克黃峒古榻水漣河冲諸巢賊大敗追及南源鷄籠山復破之凡擒斬首從賊五千一百有奇俘獲四千餘名口萬曆元年乃議城昭平設縣治復添設營將開通水陸諸道其各土司官上中峒屬之名邑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千八百八十畝有奇下峒屬之土舍覃文舉領田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東岸屬之土族岑仁領田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西岸龍頭磯諸兵領田五千一百九十畝有奇仙迴諸兵領田八千二百六十畝有奇末安高天古帶諸兵領田二千二百畝有奇各畫地分界設保戍守是年冬陽朔碎江賊廖金溫等起南源殘孽復陰助之襲古西巖口據峰門山灣應聘發兵援之千戶張世勳衝鋒手刃三賊被創死各兵斬級二千餘顆奪復峰門應聘復檄叅將王瑞統兵合擊之遂破灣巢南源賊首周公樓等願自縛詣降移莫棟兵於山灣分屯諸田據末安扼塞守之復遣總目覃滿等破榕峒諸巢即以滿領其田上中峒僮目楊九昌等相率投招願輸糧編戶府江悉平

府江善後議

前人

沒於賊宜悉革罷罷易爲土司一移東岸營於水漣募兵二千人分屯平嶺仙家冲諸田一移西岸營於仙迴高天龍頭磯募兵二千人分屯六內六章馬尾黃牛諸田一移上峒營於古西募兵六百人分屯峰門大嘴諸田一移下峒兼轄西岸營於東線募兵千人分屯大宅東瓦諸田仍復廣運足灘二堡以重巡緝土司於兵領中擇有才勇者充其職事俾世守焉其不効者更置之二日更設叅將夫控要置置土司分兵屯守不有將領以統之何以整齊約束重示彈壓也昭平舊有坐鎮都指揮一人第事權稍輕遷代靡一宜改設叅將兼制桂平凡兩岸三峒諸土司盡以屬之練兵簡衆敢募防奸其有獷悍不逞者得相機剿勦不爲遙制三日開通水陸向者諸僭占據道路榛莽今蕩平之後宜開山逼道荒拓險阻西岸自昭平明源峒以達仙迴自仙迴達古蘇永安自藤灣達馬尾象磯達田冲龍頭磯抵府治東岸自昭平里步以達水漣達平西羅山及十三屯自羅山舊途達府治而入於沿江開練道以便舟挽募商伐木恣其採取俾鼠潛蟻附者無所容而風氣亦因以漸闢四日酌處兵費三峒兩岸設官營堡屯卒幾七千人鹽米之需人月給三錢屯種建築諸費不與焉初年均二萬有奇梧嶺司府之歲調節而均給之次年聖田所出足以自養止勿給五日預定縣治府江距蒼梧五百里許中間山谷窮杳林菁蔽虧片影孤帆行同異域稽之故牒唐宋時設龍平思勒馬江沙亭數縣後胥爲蠻占沒今昭平即龍平地也江之西許廣衍寬平風氣攸聚宜即其地創一縣治以平樂之昭平馬

江二里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上下半里割而益之總其賦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迴諸田稅盡以屬之六日處分田糧兩岸三峒諸區覈賊遺田計四十萬畝有奇舊屬平樂荔浦永安者令民復業輸徭賦如故各土司屯種者人給四十畝兵領加給有差授田之初養以月糧資以牛種三年之後計畝科糧三升獨其徭差著爲例

岑溪

前人

梧州西粵之會也其地崇岡盤谷延袤相屬往往爲獠獠所盤踞而岑溪尤甚岑溪之西北有上下七山介於蒼藤間有平田黎峒白板孔密等三十七巢東南爲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園古攬魚修白磔等百餘巢與粵東羅旁相聯絡賊據峻嶺高可摩天山徑周遭僅容厠足叢林修樹環數百里無日色賊上山下山阪若走丸我兵乘之竟不能尾其後賊生長山谷如虎踞穴客兵至不耐其水土瘴氣侵之賊據山上伏樹中望我兵如燭照數計我兵惟一徑可行賊旁伏藥弩中人立斃我兵望之輒退走而却蓋厄之弗摧而任其蹂躪號也久矣至弘治間四征不克嘉靖初七山賊唐宗欽等煽亂都御史陶諸集官兵討之師出無功賊滋益橫三十二年都御史應慎密部置諸卒假以征西爲名乃潛入七山賊巢棄奔我師困之賊多殲死者遂全師返七山諸徭自是少戢而六十三山桀驁猶故賊謂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蓋二百年來未有擣其虛者時粵東羅旁賊方熾橫江截人而岑溪潘積善答縣劉德厚等俱爲羽翼益猖張無忌萬曆初都御史凌雲

翼舉兵征羅旁盡平其地聲言移兵岑溪潘積善惡自縛詣軍門乞降而德厚亦投客縣願約束諸徭民爲編戶乃議設參將府於大峒統兵千餘名參將以秋冬二季駐節練兵戡北科鎮田三千六百餘畝招徠人頭目韋月統耕兵三百名耕守其地設連城北科七山六雲諸鎮分兵列營統以指揮千百戶自是賊人帖服時募兵皆粵東勤卒頗驕恣領兵偏裨與縣官爭道參將王德懋不能約束遂入縣治掠帑金以去復越左江大肆屠戮軍門撫之戮其首惡者九人由是讓罷客兵用土著募時健卒屏除殘盡岑人故脆弱不習擊刺諸應募者多田家子所守營壘距其家數百武而近官按籍稽之入在伍馬首稍遠即宿私家壘則星列兵則鳥散有一二在行間者不過衣短衣持鈍刀與兵等耳僅目韋月所招耕兵初猶精悍後即潰散粗糲糞笠不能滿三百人而老弱半之時參將往來大峒賊尚少敢二十一年有參將吳顯忠者足跡不入岑溪而時股制諸鎮官鎮官索諸徭偏裨索諸部伍上下交爲市而兵制益蕩然矣二十三年冬賊瞰我無備日出剽奪鎮官稍以法繩之擒其首惡戮於市賊遂結約圖報復而值大祲粵東亡命浪賊數百潛入七山誘諸徭暗以厚利謂岑溪可旦暮下即帑金如取之奇耳諸徭頗善其策又有乾廂村人素悍奮黎峒沙田徭人欲甘心焉顧謂諸徭賊欲釋憾於乾廂若其爲計浪賊曰此易易耳遂於二十四年正月假材官諸役持官文書以迎參戎爲名徭人不虞也借之宿且飲食之諸浪賊四鼓起內外夾攻乾廂一村盡被屠戮徭人遂決

意反日侵諸村自廣邑民一日四五驚縣官警報旦夕交馳督撫二臣因發梧戍卒數百連夜入岑而檄總兵童元鎮董兵事元鎮故爲梧參將守岑溪者一載諸徭目若潘積善陳三峯韋月皆庇其宇下顧効力因命撫徭人論禍福六十三山諸徭初猶徘徊觀望至是多受約束亡命參將某馳檄之岑而掌文者以勦北科爲詞北科徭方就韋月聽招見檄大怒曰官家誑我遂與七山孔亮山賊合謀攻殺韋月燬大峒參將府其勢益猖督臣陳大科撫臣戴燿會謂此賊宜速芟毋令滋蔓遂調兩粵兵八千餘人以副總兵孟宗文陳璘參將吳廣李鳳守備黃鍾分署諸部隸童元鎮總之諸所籌畫參政洪有復副使林廷陞實後先爲復命總兵侯國瀾調土兵可萬人爲後勁移鎮蒼梧申號令懸賞格賊見兵至伐大木塞道環布鐵簽我兵陽督諸役開道而陰從小徑登孔亮山賊據高疾鬪弩矢如雨兵士將前而却參將吳廣斬一卒以徇諸兵大奮火銃齊發賊扶傷走諸將分道迫之初賊謂六十三山王師所不加不虞今日之涉其地望風而潰追至魚修白磔大破之計前後斬賊首從共一千一百有奇俘獲四百有奇餘黨悉平

平懷集阿蠻碑記

管大勳

兩廣故百粵地國家並建兩省割土分疆若犬牙然懷集介封開陽賀閩蠻蠻錯居而金鵝松柏古城水細黃沙等峒皆賊巨窟聯絡深埔並峒諸寨每一出沒兩省騷動連事亡論已隆慶初劇賊陳龍洲夥衆流劫百戶朱裳死之萬曆以來肆劫獨遇越劫西水攻陷坊郭里擅殺新民羅廷朝阻截卸縣江道罪亡

敕裁甲申冬賊首嚴秀珠車廷惠劉高萬徐廷穩鄭明端歐福正吳朝海等糾黨三百餘剽寧崗抵下埠衝塞門掠開建蔡村封川文德鄉數居民黎世通等擄男婦財帛勢猖獗官兵不能克總旗史二死焉當是時我西粵方大舉府江賊乘虛至梧肇兩郡震駭總督連江吳公赫然曰懷賀封開吾重鎮肘腋豈堪此鴟鵂張張獸咆哮邪夫主上授節總制正以兩省卒警兵力牽制使調發撲滅爾逆會巡撫龍溪吳公巡按姑蘇黃公馳奏閣下檄蒼梧兵巡會事來經濟監嶺西兵巡副使王洋府江兵備參政葉朝陽決策議勦密行廣東巡海副使陸萬鍾羅定兵備僉事鄧人達總兵標下東西兩山精銳三千名發薄梧參將部兵併歸順都康二土州戊卒三千五百名分伍哨邏將轅門咸會梧蓋若聲援西討者賊不為備以乙酉歲二月二日癸卯街枚齊發參將戴應麟領伏虎哨克松柏埔七金鵝三峒斬嚴秀珠原任參將王如澄領蘭啊哨克古城上下二峒斬鄭明端原任參將魏宗瀚領石牛哨攻深埔佛葵麗埔諸窠克之斬劉高萬原任遊擊沈茂領會珠哨攻水細白蓮黃沙龍塘諸窠克之生擒徐廷穩原任守備楊壽南領仇峒哨攻大灣磨刀企埔諸窠又克之生擒歐福正賊奔崇崖據險結陣拒敵諸將士奮勇併力仰攻甲辰擣青水尾丙午奔鐵帽山戊申破飯甌埔庚戌掃大灣山賊披靡俘斬有差懷集縣知縣林春茂督兵把截燕嶺二妹等山生擒吳潮海殘黨竄匿巖谷中甲申下令搜捕悉藏之撫銅鐘牛欄良搖肆百餘墾田立營雷兵屯守已已班師是役也擒斬首從賊八百

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二百餘馬牛器械稱是師行僅逾兩旬衆不滿七千兵無加餉神謀妙算悉稟於督府而批擣之奇戡定之速蓋有莫測其茂微者猗歟休矣

游花石巖賦

黃宣

於崇懷陽秀石峙嶸盤錯蒼梧枕轉交粵挺元黃之麗冢跨嶺海而橫越乘標引峯連聯鳴鳴體爽朗以屹嶙紛郁郁以麗列或舉鬼兮而峯嶺或嘯咤而嘯嘯或簪岑兮今發利以參差或嶙峋兮嶙峋而斷絕或下平衍而曠蕩或上哈呀而蔽業於東則青江洋瀟蕩其臂於南則赤水激湍湧其穴其巖則有四門洞闢從橫崎嶇鬼嶺怪峯傲若天闕芝房無以參闔風不能埒於前則有冲天石寶上泊元幽炫耀虹蜺千斗射牛雲鳥穿飛石上會莫知其攀遊於旁則有坂抵噴吭而成蟻狀若葉蓮旖旎大華競秀爭妍游女弄奇於若邪之曲耕父揚光於清冷之淵於右則有北面齊嶽雙峰峻崢嶸崇巒巖峴冠山之朱堂盤紆玲瓏僊員嶠之瑤室爾乃開白雲之莊披素書之帙藤簾雲幌霏微映日圓池生明曲若新月遊乎故洵宜望之無際恬矣哉蓋流盼而靡一至若青冥迥薄魏魏銀表道人兮羽化雲女兮燎燭金鵝石魚兮時不散龍鼎元珠兮沉不曉淒乎雲淹兮神何奇溢乎水涵兮澤奚小俗語云雲淹石不爾乃登嶠嶠覽遐遙披巖巖眺渚石則有決若奔驟類天馬之騰空婉若遊龍儼巨鼉之立極或前橫若削而筆聳或後赴若敵而劍擲或蒼若雲門而霞甍或覆若洪鐘而仆仄或連若累空而輻輳或散若踣踞而遠植美

哉茂麗臨望廣矣奇矣衆備難觀記矣於是乃列寺營址棲棲於後東西膠葛南北駢複雕奕鏤采異出奇構於是乃崇基表刹金彩玉璞施不捨之壇結無緣之閣掩室摩偶演勿照之異明杜口毗邪通息言之妙覺夫然後九衢之草千芳四灼之花萬灼崖谷共清地景交連於是同慶井井都人士女袿服靚妝雜沓雲纓躡躡以馳騫蕩神情之曠美恨百年之迅度信豐容之難似追穹真之無盡識蟾蜍之幾退於是朱輪鼎貴貴從奕奕陳詩采風飛鴈舉白瀟忘懷乎紛務暢游倪於瞬息於是元真之子輕紗之客攀雲觀之石室尋霞舉之僊島仰慈翠以延恒恣遨遊以高適此則花石洞之梗槩世得為雄羨者也若夫晤韶暉而葉綺感麗節而花燃雖好鳥之流聲釋機情於魚釜翫盈虛於物化揆奧義於瓊篇綠草萋而送春朱櫻薦而迎夏愛晨風之弄旭厭夕鳥之譟夜閑脚踞於月觀喜瀟瀟於風榭搜次寥以魂搖托沉騷而賦寫人安得而不懷余安能以自默乎客曰若吾子之言大都能道其要妙所謂深究於前開發蒙於未覺矣查為竟其說焉遂亂口遑廓萬有天地宅今則芳茲石恢奇怪怪鴻荒無傳誰斧鑿今嚴巖具瞻洵俯仰兮苞光靈麗施莫厚兮必有偉人代相符兮斐詞知謬美贊侑兮

梧州府部藝文三 詩詞

過蠻洞

唐末之問

越嶺千重合蠻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徑萍匪釣人家
林綠交楓葉園香覆橘花誰憐在荒外孤賞足雲霞

經梧州

前人

南國無霜霰連年見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藥續開花
春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雖可悅會自泣長沙

發藤州

前人

朝夕苦過征孤魂長自驚汎舟依鴈渚投館聽猿鳴
石髮綠溪蔓林衣掃地輕雲峯刻不似苔鮮畫難成

露裏千花氣泉和萬籟聲攀幽紅處歇踏險綠中行
戀切芝蘭砌悲纏松柏塋丹心江北死白髮嶺南生

魍魅天邊國窮愁海上城勞歌意無限冷月爲誰明

鬼門關

沈佺期

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此地無人老遷流殘客還
自從別京洛顏衰與衰顏夕宿含沙裏晨行闕路間

鬼門關

李德裕

嶺水中分路轉迷枕椰樹葉暗疊溪衝毒霧逢蛇
草畏落沙蟲壘燕泥五月畝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

鬼門關

李德裕

朝鷄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送蘇四郎知蒼梧

杜甫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
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縮須征日樓蘭要斬時

送戴端公赴容州

陳羽

分命諸侯重戴綈繡服香八疊治險阻千騎踏繁霜

山斷旌旗出天晴劍佩光還將小戴禮還出化南方

蠻子歌

劉禹錫

蠻語鉤輞音蠻衣斑斑布薰狸掘沙鼠時節祀盤瓠
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鷹顧腰斧上高山跨行無舊路

送嚴大夫再領容州

曹唐

日照雙旌射火山笑迎賓從却南還風雲暗發鏡歌
外號令潛生氣槩間簞竹水翻臺樹濕刺桐花落管

絃閑無因得報真珠履親從新侯定八蠻

送邵道士彥甫歸都嶠洞天

宋蘇軾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誰鄰少能寡欲顏長
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詩適有妻還學道閑潛無酒亦

隨人相從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

江月樓

前人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
我心本如此月滿江水滿起舞者誰子莫作三人看

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

牀頭有白酒盞若白露薄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

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流杯橋

秦觀

曲水分山陰與梁勝淙清一味見高風駟馬安足取

注玉泉

前人

雲蒸崑山液月浸藍田英臨風咽沉瀦滿腹珠殘鳴

光善亭

前人

霞通海天曙月來東山白不是凭欄人誰足當秋色
江月樓

前人

倦翁看月三百秋江波日去月不流肯因炎塵壓空
闊重與江月同清幽若蒼雲氣眉山雨玉簫三弄無

今古九天雨露蟄蛟龍琅玕長免清虛府

寒山

余靖

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鞭起龍行
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題濯纓口

前人

乘興滄浪水際行江澄如練接天平玉簪舉舉頻添
酒石砥浮簞就濯纓夜月浸潭水鑑冷疎星沉水浦

珠明南山環時相輝映直聳蓬萊待玉清

前題次韻

吳元美

杖履叨從五馬行山翁醉舞樂昇平昨朝臺上觀垂
釣今夕江邊伴濯纓潭水東流頭半白仙山南望眼

雙明他時誦得使君句絕似寒潭徹底清

都嶠山

前人

羣巒環翠繡江隈八疊中峯洞府開劍戟香爐空際
列馬鞍兜子上方排煙籠丹竈紫雲臺蓋仙人鶴

駕來觀此寶元真勝境何須航海覓蓬萊

蒼梧卽事

陳執中

莫道南方景物疎爲君聊且話蒼梧地傾兩面城池
壯江迸三流氣色紆山蓄火光因政出石藏牛影爲

山呼官廳傳出唐丞相民頌思從漢大夫龍母廟靈

神鬼集鱣魚池近介鑄趨朝堂望斷悲岐路冰井鏡

頻爽髮膚齡美不堪全用鯉果珍何忍命爲奴雲歸

上國名終遠郡帶諸番勢未孤銅鼓聲浮翻霹靂枕

椰樹靜露珍珠漢平花檻遠桃李驅鷹鷂哥畫鷁鳴

三足告災文上載獨峰爲盛事元無封疆自覺隨時

廣飲食從分過嶺殊行伍戢威遠下武兒童知學樂

從儒風輕別墅來漁唱人到開房戀酒爐服尚光華

幾兩蜀市相貿易賴全吳營希賢帥偏裁柳扇慕良規各製蒲春聲門闌多列戟雪從絃管舞雙胡只因談笑評風俗僧用風謠和袴襦萬里無媒休促屐十年從宦弄斯須卻憂別後牽吟思欲寫幽奇入畫圖

冰井

任詔

驅車出東門弭節訪冰井寺古棟宇傾碑斷苔蘚屏源泉地中生瑩淨可鑑影命僧旋汲之入口勝霜冷試烹白雲茶碗面雪花映清涼潏潏潤澤勞瓶綆可以濯我纓悠然脫塵境

勾漏洞

李綱

抱病臥雲海夙夕負深恐寬恩聽旋歸何啻丘岳重問津勾漏山杖策寶山洞羣峰羅屏環合無缺空石盤與丹竈遺跡可捫弄仙遊感初心幽賞協清夢卻來窺宸章寶氣橫蟠嶺真行雜草隸筆勢極翔動大小飛白書飄灑紫舞鳳恭惟瞻知姿多能本天縱妙跡藏名山俾與萬世共林壑增炳煥神物各護擁惜無森嚴屋蔭覆示崇奉何當鳩良材爲葺傾頹棟妖氛不肯靜中原征馬聞九廟未奠居臣子咸憤痛豈知炎荒中奎畫得瞻諷至哉博大言粟麥固異種天帝及諸佛百神共妙供竊於藻翰間窺見神心用源流此中來基岑自與宋稽首歸瓊函斐然成善頌

題容州學育材堂

前人

治世崇儒術膠庠萬宇臨自從馳羽檄誰復念青衿賢守來南紀宏規肇泮林飛聲開講席鼓篋拂書蟬採藻繡江水吟元都嶠岑潛消戎馬氣有懷飛鵠音洙泗道非遠朱張賢至今大器在東序追琢且南金常哀文風變文翁蜀化深願來遊學者仰副育材心

九日宴浮金亭

趙宗德

東山樹何青青鐔津水何冷冷茂樹可蔭流水可聽眉山夫子能解事却於水邊樹下構危亭洪波浴日金錯落瘴雲不雨煙濛濛風塵湏洞去天遠草木蔚鬱知地靈盤州爲愛黃花節攜我登臨邀衆客假令有酒多似藤江水豈能洗我胸中之鬱抑甘侯昆玉文武全傾蓋交游五情熱故人亦有許判官清政平生心似鐵文采風流驗幕賓會陪馳馬清南越劉君元是徽省郎治民有道多籌策金樽懷才亦不羣芳名皆在斯文列儒林龔魏兩茂學逸氣直與青雲接孟嘉帽落是何年岸幘西風感前哲天荒地老事茫茫白髮無情滿頭雪醒時飲醉時歌尊前要使衰顏酡不飲奈此清興何人生聚會能有幾江海親舊今無多

綠珠渡

徐靈

早出綠羅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州城芳草梁女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今人不見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

離鐔津

元劉志行

公事無多早散衙蜀中寧有寄來茶龍光下照三江水燕子重尋百姓家疇昔買漿曾得酒只今作飯類蒸沙寄言道士元都客好種劉郎去後花

鴨灘

麥微

中流亂石水交加滾滾寒聲帶雪花霜月不隨流水去只將秋色伴漁家

石壁秋風

前人

千尺丹崖削石屏波光倒樹水雲行何當借我烟霞

楊臥聽泉流看月明

赤峽晴嵐

前人

水氣初生雲氣浮山林不辨鳥聲幽天風吹入三竿日草色依稀水遶洲

谷山列障

前人

聯石如重屏彷彿郭熙畫雲橫鳥道長月照虹梁下荒塚臥麒麟令人悲悲咤

二

翠黛環山似城郭鳥啼春雨岩花落天晴長日捲簾看却放餘青入簾幕

蒼梧卽事

明解縉

蒼梧城北繫龍洲水接南天日夕流冰井鑿池春草合火山蛟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沙菊萬斛江船下石頭伏枕夢回霄漢遠颿聲猶在鳳凰樓

二

梧州舊扶桑國餉虎山名記大園鹽戶舉督看水影舟人移櫂認潮痕貧婆果熟紅苞拆荔子花開綠萼繁北望九疑雲盡外重華端拱太微垣

三

桂嶺東來下惡灘蒼梧細柳綠雲間拍天二水通交廣聲日高城跨北山郭屋竹簾依古澗桐槽漚艇滿江灣驛亭笳鼓中宵發又報南天使節還

過鬱林書宋丞相信國公上已詩後

前人

匡山雲裏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月三五陵望斷春蕪綠墨花煌煌五十六寫出江山愁萬斛當時下筆眼如虎日落天低鬼神哭揚帆昔走